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蘇平仲集

全華叢書

退補品開產

蘇平仲集序

宋眉山蘇氏以文章世其家老泉
父子鼎足而三稱極盛矣後數世
而平仲先生興焉先生為潁濱之
裔自其考徽猷閣待制知婺州遂
家金華生先生復以文鳴不墜宗

風先生文清雄俊快不拘繩尺自合
古法集中惟詩最少而各體俱工七
古尤雅與長公相近宜當時劉誠意
宋學士皆交口推之不遺餘力也且
先生當洪武初由學正擢官翰林引
疾遽退泊乎用薦起爲承旨學士儒

生之遇莫榮於此乃仍固辭弗就則
又不惟文詞之懿克紹前徽其塵視
軒冕之意抑豈不高步一代也哉詩
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々止余欽慕
先生訪求遺集有年矣同治癸酉
北上過皖孫琴西方伯方陳臬事假

得鈔本忻慰無量亟命梓氏鋟示以
傳庶使海內承學之士咸知踵眉山
三蘇而起者更有先生其人也光緒
元年冬十二月永康後學胡鳳丹

月樵甫謹序



太史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
濂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
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襍出而無窮吾苟不
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
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
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
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
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

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
以來未之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締繪以爲言乎卒
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
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
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淩厲以震蕩
人之耳目辟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
弓郢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
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
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博而不麓澀敷

腴而不苟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
由國子學錄爲學正上親擢國史院編修官以曠辭
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
卽以平仲應詔旣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
楮幣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
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
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
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
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

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
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
九世矣洪武十三年冬十月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序

蘇平仲文藁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闕時之否泰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於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辭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之刪定乎漢興鑒衰周之敝於華而反之於樸也故豐沛之歌雄偉而

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之制誥
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
是以賈疏董策韋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
意已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據之也故周之下享國
延祚漢爲最久有自來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蓋宇宙
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啟其夜郎邛笮
通天桂館泰山梁父之役與秦始皇帝所爲無異致
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
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於斯乎相如旣沒人猶尚之故

楊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樸厚之根未嘗拔也故
趙充國將也而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之子也有
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
氣暢而舒夫二人者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
者豈非習尙有源而得之於自然者乎於戲此西漢
之文所以爲盛國祚絕而復續譬如元氣之不壞而
乾坤不死也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稱首不亦
悲乎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雄文要亦不改故尙故
亦不失西京之舊下逮魏晉降及於隋惟日趨於綺

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政化所暨亦不能薄
四海後之觀國風者盍於是焉求之乎繼漢而有九
有享國延祚幾及漢者唐也故有陳子昂而繼以李
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然後氣復昌而理有所駕詩
文皆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周程
張歐蘇曾之徒出焉於是乎文追漢唐而高者上窺
三代豈不以理勝而氣充乎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
過百年而劉許姚閻吳虞范揭歐黃之傳詩文皆可
垂後則由其土宇之最廣也大明撫運土宇之大上

軼漢唐下與元同而廣於宋雖混一未久而高文宏
辭已有若翰林諸公余故人子蘇平仲其一人也平
仲於文定公爲九世孫文定公長子諱遲以徽猷閣
待制工部侍郎守婺遂家於婺故平仲今爲金華人
起前鄉貢進士選爲國子學錄卽陞學正上親擢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一時號稱得人見於著作者語粹
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
也余與之同朝每得而讀之未嘗不爲之擊節焉聖
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爲朝廷出者金華